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

板桥杂记

(明末清初) 余怀著

续板桥杂记

(清) 珠泉居士 撰

板桥杂记补

(清末民初) 金嗣芬 编

南京出版社





ISBN 7-80718-205-9



9 787807 182054 >

ISBN 7-80718-205-9

K·39 定价: 25.00 元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

板桥杂记

(明末清初) 余怀 著

续板桥杂记

(清) 珠泉居士 撰

板桥杂记补

(清末民初) 金嗣芬 编

点校 薛冰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板桥杂记 / (明末清初)余怀著. —南京:南京出版社, 2006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李海荣, 金承平主编)

本书与“续板桥杂记/(清)珠泉居士撰·板桥杂记补/(清末民初)金嗣芬编”合订

ISBN 7-80718-205-9

I. 板... II. 余... III. 小品文-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71763号

丛 书 名: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

丛书主编: 李海荣 金承平

书 名: 板桥杂记·续板桥杂记·板桥杂记补

作 者: (明末清初)余怀 (清)珠泉居士 (清末民初)金嗣芬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成贤街43号3号楼 邮编: 210018

网址: <http://www.njpbs.com> <http://www.njpbs.net>

联系电话: 025-83283871 (营销) 025-83283883 (编务)

电子信箱: webmaster@njpbs.com

责任编辑: 陆永辉

封面设计: 杨 苒

版式设计: 毛晓剑

印 刷: 南京凯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0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718-205-9/K·39

定 价: 25.00元

1264.9

18

总 序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古都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昔日的历史文献绵延千年，颇为兴盛，如《建康实录》、《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洪武京城图志》、《金陵古今图考》、《板桥杂记》、《同治上江两县志》、《金陵岁时记》、《首都志》、《陷京三月记》等，不胜枚举。为充分发挥地方历史文献“资治、存史、教化”功能，南京出版社和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共襄盛举，同时联合南京市规划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山陵园管理局孝陵博物馆、秦淮区地方志办公室等多家单位，共同出版这套《南京罕见文献丛刊》。

本丛刊第一批收录南京地方文献计七册十一种：

第一册《洪武京城图志·金陵古今图考》。两书均为明人撰写的以图文互动形式记述南京的典籍。《洪武京城图志》为明太祖朱元璋敕礼部纂修，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描述了明初首都南京的恢宏气象，并附有多篇名家的序、记、考、跋。《金陵古今图考》为明代陈沂撰，以宋元方志等为本，据以绘图，附以考证，绘写出从先秦至明季南京历代锦绣山河和都会街肆。

第二册《秦淮志》。民国夏仁虎撰，本书以百里秦淮河为主线，上起源头，下至入江口，详细记载了秦淮河流域特别是十里秦淮两岸的历代名士佳人趣闻轶事和风物胜景，读来令人兴味良多。

第三册《明孝陵志》。民国王焕镛撰，作者搜罗史书、志书、杂记、诗文种种，分门别类记述了有关明孝陵方方面面的内容。其记录名胜古迹、保存典章故事之举，功不可没，亦可为今日保护管理该古迹之参照。

第四册《首都计划》。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编，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所编制的建设首都南京的计划大纲。该计划吸收当时古今中外的建设理念，对抗战前的民国南京城的各项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今天的城市建设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第五册《陷京三月记》。民国蒋公毅著。作者系抗日战争中的南京守军军医，在南京沦陷之际因负责城防救护工作被围，隐于难民之中三个月，目睹日寇南京大屠杀之惨状，以日记体裁记述史实，为世人了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第六册《板桥杂记·续板桥杂记·板桥杂记补》。三书均为记载南京青楼文化的专著。《板桥杂记》，明清之际的余怀所著，本书写明末南京的教坊妓院之人事；《续板桥杂记》，清珠泉居士撰，是作者涉足妓馆的风月纪实，记录了作者在乾隆后期的“旧欢”往事；《板桥杂记补》，清末民初金嗣芬编，

上溯明末，下及清末，搜集文献，辑录旧闻，是反映南京青楼文化的又一力作。

第七册《金陵岁时记·岁华忆语》。两书均为记述旧时南京民俗的佳作。两书对南京岁时民俗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特别是《金陵岁时记》，堪称是研究南京岁时民俗的开山之作。南京的岁时民俗文化丰富多彩，阅两书不仅可见清末民初南京民俗之大观，而且可以了解南京乃至中华民俗的源流和发展脉络。

为了做好这批稀见文献的出版工作，我们专门邀请了南京史学界前辈茅家琦、蒋赞初、梁白泉先生为学术顾问，给予指导；同时，聘请了多位专家学者参与点评工作。本丛刊在版本上择善而从，同时参校其他的各种版本。为了尽量保持原书的面貌，我们确定了如下的原则：书中的通假字，以及小字和圆括弧标注者，保留不动；异体字（如“眎”为“视”之异体）及错刻字（如“上巳”误为“上己”）径改；有明显历史错误者及少数错字，在页尾注明；缺漏字以方框表示，可以确定的缺漏字直接补上，不能确定的字在方框后以圆括弧注明。

地方历史文献的整理是一项重要工作，在本丛刊出版之际，我们诚恳期望各位读者朋友提出宝贵意见，以利于这项工作更好地开展下去，真正发挥历史文献的功用，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编委会

2006年9月

导 读

在明王朝苟延残喘的最后时日里，南京的秦淮河畔依然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已经直接威胁到国家生存的内乱和外患，对于江南的士人和江南的名妓，似乎都还十分遥远。待到北京失陷、清军入关，在弘光小朝廷旗帜下重新聚集起来的士人和妓女，忽然又都成了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者，使人不能不怀疑，这其实是时尚的另一副面孔。

当然，追求这种时尚，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

在这些士人中，有一个名叫余怀的年轻人。他似乎没有留下什么忧国忧民的优胜纪略，战乱迫近时他曾经逃亡，待明白逃不脱时也就不逃了。他只是一介布衣，虽然诗做得好一些，在如过江之鲫的官僚与名士群中，并不起眼。他在妓院中的声名可能要大一些，因为他的家境富裕，出手阔绰，而且如贾宝玉那样，甘愿“为丫头们充役”。

余怀，字澹心，号曼翁，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明王朝灭亡时，他才29岁。在清王朝的统治下，他又生活了半个多世纪。黄容《明遗民录》说他活到82岁，至少1695年他还在世。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改朝换代的“家国之痛”越来越强烈地咬啮着他的心。终于，他找到了一种合适的倾

诉方式，就是以秦淮旧院这“风流渊薮”的变迁，来反映“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在《板桥杂记》的序言中，余怀明确宣称自己是“有为而作”。“郁志未伸，俄逢丧乱，静思陈事，返念无因”，他所追忆的内容，固然多为当年在秦淮青楼中作“风流领袖”之际遭逢的狭邪艳冶，但立意的基点，则在“鼎革以来，时移物换，十年旧梦，依约扬州，一片欢场，鞠为茂草”，“间亦过之，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乎”！

—

余怀的这种心态，得到了同时代诸多文人的赞许，《板桥杂记》也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本奇书。尽管此前余怀已经出版过多种著作，也颇受好评，但论流传之广、影响之大，没有一种能与《板桥杂记》相比肩。后世有文人将其比喻为“曼翁之《春秋》”，以为余怀是用“《春秋》笔法”臧否晚明那一代士大夫，这固然没有说错，但仍失之皮相。明亡清兴之际，活跃在南京秦淮河畔的清流领袖，如钱谦益、龚鼎孳、吴梅村、侯方域等，集体失节，成为“贰臣”，确实让余怀这样的遗民感到失望。但更让他们心痛的，还是改朝换代的天翻地覆。余怀明确表示，他充当的是述说“天宝旧事”的“白头宫女”的角色。

与《板桥杂记》几乎同时问世、同样被作者自称为“南都信史”的《桃花扇》，可以为我们解读《板桥杂记》提供一个有

效的参照。《桃花扇》真正的价值所在，恰恰是让读者可以从
中看出，在余怀、孔尚任生活的清代康熙年间，文人学士眼中
已在变形的南明史，以及归顺新朝的汉族知识分子的某种心
态。事实上，在清圣祖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所谓的“前明遗
老”已失去政治上的意义，他们对于“遗民”身份有意无意的
标榜，对于明末史事不能忘情的絮絮叨叨，至多只能算挽歌
一曲罢了。“桃花扇底送南朝”，使遗老和贰臣们得以在酒旗
歌扇之间，对于自己真实的和伪装的心理重负，从此都有了
一个交待。它在当时的大受欢迎也就不奇怪了。这应该就是
《桃花扇》和《板桥杂记》在问世之际最大的“现实意义”。

对于今人来说，这种“亡国之痛”已不复存在。晚明士人
的遭际与心境，已成为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所以三百
年来，《板桥杂记》中所陈述的另一种文化现象——青楼文
化，便越来越为人所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就像司马迁的《史
记》为中国史书开创了一种新体例一样，《板桥杂记》也被推
崇为青楼文化史的经典体例。除了直接与其挂钩的《续板桥
杂记》、《板桥杂记补》之外，有清一代，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
“板桥系列”。关于南京的，就还有《秦淮画舫录》，《画舫余
谭》，《白门新柳记》并《补记》，《白门衰柳附记》等。全国各地
就更多了，如《吴门画舫录》并《续录》，《花国剧谈》，《海上花
列传》，《海隅冶游录》并《附录》、《余录》，《雪鸿小记》，《竹西
花事小录》，《燕台花事录》，《帝城花样》，《怀芳记》，《京华春
梦录》，《珠江名花小传》，《潮嘉风月记》，难以尽述。

本书中收录的《续板桥杂记》和《板桥杂记补》，著者的命意，就是作为《板桥杂记》的续书。

《续板桥杂记》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署珠泉居士著。从书中可以看出，著者姓吴，湖州人氏，大约是一个长期充任幕僚的小文人，生平事迹不详，只知道他还写过记述扬州妓女的《雪鸿小记》，常被附在《续板桥杂记》的后面。

在写作《缘起》中，著者说到，乾隆丙申（1776年）以后，秦淮妓业“繁华似昔”，他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起，几度盘桓，“选胜征歌，兴复不浅”；然而短短几年之间，就有了“风流云散”的变化。因为对《板桥杂记》“留连神往”，所以这位珠泉居士不惜冒“续貂之病”，来作此书。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著者所谓的“回首旧欢，无复存者”，不过是他所熟悉的几个妓女的消失；他的所谓沧桑之感，既没有国破家亡的大背景，也算不上秦淮妓业的真实反映，而完全是为了写作此书虚拟出来的。结果书中的内容，就只剩下了余怀所不屑的“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这种个人化的风月场纪实，自难免画虎成猫、狗尾续貂之诮。不过，因为此书与《板桥杂记》时代最相接近，著者也有意识地以余怀笔下的秦淮旧事作为比照，所以从反映青楼文化的角度来看，还是有着一定的价值的。

《板桥杂记补》在这三种书中，时代最晚，但篇幅最大，几乎是前两种之和的两倍。它完成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

春，印成问世，已是1934年。恽铁樵为此书作《跋》，将作者《自序》中的一句“伤心不嫌异代”，解释为对清王朝灭亡的“先见”，实属附会。著者金嗣芬的本意，是说他虽与余怀所处时代不同，但能够领略余怀写《板桥杂记》时的心情。三种书的著者中，只有金嗣芬是南京人。金嗣芬，字楚青，生活在晚清、民国年间。他少年求学时就喜欢搜集异闻轶事，成年后虽曾在上海时报馆写过“论议文字”，又奉端方之命赴日本“调查学务”半年，但骨子里仍是一个旧式文人，后来还在江西做过小官。因为爱读《板桥杂记》，他遂做了个有心人，在读“盛清诸大家文集笔记”的时候，发现有相关的资料，就抄录下来，尤其是“曼翁所未及掇拾者”。而他的友人则指出，余怀生于当世，在涉及到某些人或事时，不能不有所回避；而金嗣芬所处，已是“亡无所讳”的时代，他所能搜集提供的材料，自然更丰富。《板桥杂记》、《续板桥杂记》都有若干版本流传，而《板桥杂记补》只作为《寥灵修馆杂著之一》印行过一次，且为数不多，迄今七十余年，已难得一见。

此书的编例，与《板桥杂记》稍有不同。著者自述，在“出入诸家，取材众著，独纪金陵，非是弗录”上，两书相同；但《板桥杂记》只记南明“一时之事”，而此书则上溯至明万历年间，使读者能了解秦淮香艳的发展历程。为其作序的程先甲，则认为两书还有三点不同：余怀所述是亲眼所见，金嗣芬则完全是搜辑文献；《板桥杂记》卷下《轶事》中，旁及狎客和帮闲，金书则没有；《板桥杂记》中所录的诗文，多为当时士人赠予

妓女之作，金书中的《记言》一卷，则属“喟古伤今，别有怀抱，凭吊之作”。《板桥杂记补》所引录的数十种书籍，对于专家来说，或者不算什么秘籍珍本，但一般读者要寻找这些书，肯定会有相当大的困难。同时，也有些内容，是著者自己搜访而得，未见于前人著述。再就是著者的按语，和所记录同时代人的评语，在今天也已成为历史文献。其中不少内容，如马湘兰情重王伯谷，柳如是痛骂陈子龙，吴梅村辜负卞玉京，邢洵秋误嫁马士英，方芷鉴识杨龙友；如秦淮旧院兴废所反映的国事兴废，秦淮灯船的兴盛之状与衰落之因，《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本于万历年间的金陵“十二钗”，柳敬亭、苏昆生的坎坷生平，以及《燕子笺》写成年代的佐证等，相信读者和研究者都会有兴趣；其追源溯流，广搜博辑，为系统研究秦淮河畔的青楼文化，提供了更丰厚的基础。

二

《板桥杂记》这类作品，在今天还能不失其价值，受到读者的欢迎、研究者的关注，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就是其所由产生的基础——青楼文化，也要算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在东西方文化中，娼妓定义的差别很大。西方的娼妓，就是以性的乱交换取经济利益的人，简单地说就是卖淫者。西方人上妓院，目的很明确，就是寻找性交对象。然而在中国，这一定义只能涵盖下层低级的娼妓活动，即被有些人称之为“人肉市场”的。对于中层尤其是高级妓女，性交易已经退到

了相当次要的成份。中国的文人骚客光顾妓院,在某种程度上,是将妓院作为文化交际的场所,甚至将娼妓作为艺术交流的对象。文人在这“妖冶之奇境,温柔之妙乡”中,会旧友,结新知,开诗会,吟咏唱和,以至品评时政,商讨国事。他们通过妓女沟通信息,联络同好,直到利用妓女的宣传抬高自己的社会声名。他们教妓女作诗,替妓女改诗,序跋品评,抬高妓女的声价。而封建官僚们也会利用妓院作为通消息,行贿贿赂,拉帮结派的渠道。

与此相对应的是,妓女们也争相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吹拉弹唱、琴棋书画,已不足为奇,直到吟诗作赋,都有能不让须眉的。越是文化素养高的妓女,越是能得到上层文化人的青睐;而与上层文化人的接触,无疑又有助于提高她们的文化素养尤其是文化名声。这就是当时人所说的“美人名士,相得益彰”。名士们推荐这种名妓给朋友,就像介绍一个诗友或同学,可以几乎没有猥亵的意味。他们与这种名妓之间,经常也就止于诗酒往来而不及乱,甚至有郑重其事地将名妓娶回家中的。

事情发展到极端,得到某位名妓的青眼,反过来竟会成为文人的荣誉;不能受到某名妓的接待,也能成为文人的羞辱。秦淮风月的盛名,主要就是由这两种人所造成。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曾写到一个书呆子,作了诗一心想得到某名妓的褒奖,以为扬名之捷径,结果大受奚落。有人以为这是吴先生的幽默,其实这种事情,在当时是不足为奇的,吴先生

不过据实道来罢了。

到了晚明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赢得文人名士们的欢心，或者为了满足名士们的虚荣心，所谓“投时好以博资财”，江南的名妓们也就纷纷学会了表演“爱国”热情和使用“爱国”语言。不能排除她们具有真实爱国精神的可能，在那种时代氛围的感召下，女性的情绪更容易被调动起来，以为自己的香肩上真的就承担着救国救民的使命。但她们在妓院里的这种表演，无论如何总有为满足士人心理需求而作秀的味道，也就只能属于一种商业运作。

三

在明末清初那数十年间，南京秦淮河畔的这种“名妓效应”，能发展到极致，是同南京在明代的特殊地位紧密相关的。虽然永乐年间明王朝迁都北京，南京失去了首都的地位，但仍然是法定的“南都”，有着完整的六部系统，所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副政治中心；同时，悠久的人文荟萃传统和江南科举的试场所在，使南京长期保持着文化中心的地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自从明初以南京为首都，南京官话逐渐成为全中国的通用语言，并且不受迁都影响，一直延续到晚清。南京官话在这数百年间的权威性，既说明了南京的文化地位，也增加着南京的吸引力；最后，时届晚明，国事日非，江南文人党社已有力量直接干预上层统治集团的决策，南京实际上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聚集中心。

但是这些文人，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封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并不妨碍他们继续保持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并不妨碍他们集体去做江南名妓的面首。不但秦淮河长板桥的妓院成了他们奢谈国事的场所，而且与江南名妓的缠绵居然也被罩上了爱国的外衣。尽管现在说起来总令人不免生滑稽之感，但这绝对不是幽默，而是当时的事实。

明代中叶以后的中国娼妓业，以南京为中心，也就不奇怪了。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女性从来就是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以外的，她们的天职就是闭门不出，说得冠冕堂皇些，是“相夫教子”，说得刻薄些，就是充当男人的性交对象和家族的生育机器。抛头露面对于女子，即使出于迫不得已，也是一种羞耻。千百年来，无数女性默默无闻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途程，有的到死连名字都没有。女儿照例不载入娘家的家谱；而婆家的家谱中，也只是在丈夫的名下，有一个“妻某氏”的说明。有幸进入文字记载的女性，除了“妻以夫贵”、“母以子贵”者外，大约就只剩下了两种人：一是遭逢乱世的贞女节妇，一是将入乱世或粉饰盛世的倡优歌妓。

钦定的正史和官修的方志里，都少不了浩浩荡荡的“列女传”，其事迹则多简略类同，而且过于庄严肃穆，读来令人生一种难以言诉的压抑。时至今日，除了专门的研究者，恐怕很少有人会再去细看。倒是诗文笔记中关于倡优歌妓的描述，无不绘声绘色，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其结果是造成读

者对青楼文化的浓烈兴趣。关注参予者既多，必然使其发展更为丰满，就像滚雪球一样越裹越大。青楼文化由此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忽略的一支。这其中，《板桥杂记》等著作，立意较高，不但在描写中绝不涉猥褻，而且超越了青楼文化的局限，能够为读者提供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所以在今天，还有重新印行的价值。现将《板桥杂记》、《续板桥杂记》、《板桥杂记补》三书标点编目，汇为一册，以方便今日的读者。

《板桥杂记》传世版本甚多，今以清人叶德辉《双梅影阁丛书》本为底本，参以《虞初新志》、《秦淮香艳丛书》、《香艳丛书》、《南京文献》等所收之本，及中央书店旧版本；《续板桥杂记》以《秦淮香艳丛书》本为底本，参以《虞初续志》、《香艳丛书》、《南京文献》等所收之本；《板桥杂记补》仅见“寥灵修馆杂著”本，遇有疑难之处，则查其所摘引之原书，均择善而从，不出校记，谨此说明。

薛 冰

2006年6月1日